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經

謄錄監生臣孫承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强敵内逼望留行在以備咨訪敵自渡江以来官司圖籍散佚遂命百司省記條制行之凡所予奪悉出胥吏至是始令條具申尚書省其後復命左右司郎官簽貼

勑令所審覆申朝廷取旨頒降然未及行左右司刊定以紹興元年十一月劉一止所奏及四年三月乙亥勑令所狀增入當求本月日修附日歷不載今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請直徽猷閣范正巳為本司參謀官從之既而尚書省請大使司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路以為例尚書省建請光世在此月乙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以為今國勢寖弱藩方大臣所宜尊奬王室若帶儀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望損抑之詔以章示

光世　户部侍郎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何如耳自古以為才難使人不當求備記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拭攻者雖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矣臣試舉其罪大且重者言之自崇觀以來黨助臣姦交結非類各

由詭道以饕寵榮坐此當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至靖康末二聖北狩邦昌攝朝不能死節間或從偽坐此當責者不知幾何人也至明受初苗劉専殺幾危宗社拱手受制不能討賊坐此當責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義責之皆不容誅以情恕之亦士大夫不幸耳蔡京王黼當國日久閹宦弄權豪强販禄欲仕進者捨此無階雖名家文士甘從汚衊特立獨行是為希有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邦昌内奉太母外迎陛下一城生

靈忍死須臾事有權宜初無異意首惡者既已伏辜其
餘勿論可乎太母垂簾東宮監國回容以防挾主之變
隱忍以待勤王之師各不統兵難備倉卒首惡既已伏
辜其餘勿論可乎陛下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雖皆赦
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當得惡名
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
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於亡命
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前古有之臣願陛下明詔宰執

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許以自劾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恊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福建温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有海船民户及嘗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為保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以山東米麥踴貴故也　詔自京堂除窠闕内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

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擬還吏部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三日吏部侍郎鄭滋劄子修入

癸酉詔神武中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徽猷閣待制李釜卒釜以去年七月甲申除秘撰不知何時陞職也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員具前代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崈禮言祖宗以來選命儒臣以奉講讀若令

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望但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後詔在此

月戊子　詔朝散大夫致仕錢勰令再仕以給事中富直柔等言其疏通强敏可任郡寄也勰靖康末嘗除知唐州掛冠去至是復起之

乙亥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始被江州路安撫大使之命時統制官張忠彦將所部在吉州前一日執政奏除忠彦江州路兵馬副鈐轄令受勝非節制上曰勝非當苗

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或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𣪍敢與之抗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為勝非行至桂陽監始被命上疏言自桂陽至江州四十餘程措置不及臣之孤迹獨被聖知前後大臣並無交黨今赴任則敗事辭免即有避事之嫌進退狼狽皆當誅責臣謹體此意抗章請罪乞就近別差官詔不許勝非此奏以十月乙亥至行在今因被命之日遂書之

丁丑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録守江之勞也翌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　鎮西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録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汪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同除命日歷不書紹興元年七月乙

亥自宗丞除知柳州朝請大夫康允之坐棄城停官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収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上悟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来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盖宗尹風指也 初朝散郎知蘄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於朝事祖見三年十一月戊午會

采為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上猶在溫台先遣入內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草制有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南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按光堯會要特用刑門載行遣偽公主事而無始封之年中興玉堂制草亦無始封之制汪藻龍溪集有之在今年八月韓張二將遷官制之後當是此月也藻集又有代公主奉迎隆祐皇太后起居表則其進封當在太后未還之前今且附此俟考

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扈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歷問太母所過守臣治狀后性恭謹未嘗以毫髮干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酒不可飲令別醖后寧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吴才人頗為后所愛間語及瑤華事后曰我入宮時十六七女子安知其他事悉是劉氏相誣二事以上諭大臣語修入后在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宮人

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者或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其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此事王明清聞之王嗣昌

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完顔宗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村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已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

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邪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為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犯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亦奔興化承州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捷敵懼慶復脫歸敵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歛取於民王官自

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禄官兵隷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廩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於天長六合間慶親率衆刼之得牛數百巻賤其估分畀民之力田者民懐其恵亦頼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潢池其衆多驍隽敢鬬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慶死承州遂陷楚勢孤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訃聞贈保寧軍承宣使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户部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意方鄉宗尹不以為然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指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乃求去上遣中使押入御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君不當懷禄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為姦事功決不可立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

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巳卯御批請陵以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上許之乃詔陵身為侍從貽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户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宫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詔户部續進黄金百兩白金四千兩錢萬緡充長公主下降粧奩使用

壬午顯謨閣待制權吏部侍郎孟庾試尚書户部侍郎

癸未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改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扈六宫在道未至也既而諫官吴表臣論益所至擾民上曰益起閑廢中今遠歸遽出將来何以使人范宗尹言益方辭新命遂以益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既而卒贈二秩益改外祠在丙戌贈秩在乙未今遂書之　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取旨　是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

完顔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犯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必再犯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朝散郎通判叙州眉山王賞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右武大夫忠州刺使吴玠曰髙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

能馳突吾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敵即大至決不容
爭此土浚皆不聽叅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爭之
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
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陜西號
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
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塡禁軍
為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
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

已足羅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羅索孤軍一事然彼兵伎之習戰士之鋭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於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犯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

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
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
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獲則必取糧於河東是
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
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
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
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州
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羈管

陝西人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悦 趙甡之遺史金人敗吳玠于彭原店

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難與争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説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為參謀時王庶亦為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當復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節制也聞浚入蜀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謀官偕行浚已失全陝復欲用端庶固以為不可乃送端萬州編管熊克小歷曰先是端驟得志而驕自彭原店之敗少沮參謀官王庶秉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

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按二書所記端貶責及王庶為參謀皆誤端實以四年秋貶萬紹興元年夏貶恭而甡之以萬州之貶繫於富平之後克以恭州之貶書於富平之前皆參差不合日歷王庶附傳張浚宣撫川陝庶丁母憂浚力起之時富平之師已潰浚議退保川口庶力陳撫秦保蜀之策浚不納乃版授參議官贊士戣蜀口用兵録張公既敗於富平思曲端前言欲復用之乃召端及王庶於貶所庶地近先至以為參謀官據此則端罷兵柄時王庶尚未為參謀非因庶所譖也王之望西事記曰端屢與金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而廢之按浚黜端止謂其沮出師之議非以其少浚也今不取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奕力言其不可浚不從乃以珎權永興軍路經

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甲申詔沿海諸州置水斥堠　承議郎黄敦彥追一官勒停坐前通判袁州日與守臣王仲嶷俱降敵也時仲嶷已竄謫於是朝請郎李積中坐投拜除名編管中奉大夫楊淵朝議大夫王子獻坐洪吉州失守並追二官勒停日歷並無此令以紹興二年二月壬午敦彥乞復官狀修入淵子獻行遣亦據撿舉狀書之不得其年月且附敦彥追官之後積中行遣撿舉並不見紹興元年三月六日後省繳朱琳叙官狀云去歲守臣投拜者如李積中等則除名勒停編管故因敦彥事遂書之以詳當時行遣次第

乙酉皇叔持服前撿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㒟特起復　宣議郎御營使司參議官王擇仁為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節制本路應干軍馬時京西與河東北接境而忠義之人猶有聚兵保守山寨者河南鎮撫使翟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向密王簡王英等數十寨皆願聽節制興言於朝上大喜遂命興與擇仁同領其事先是擇仁以宣撫處置使張浚之命節制京西軍馬在均襄

閒事見今年三月己酉故就命之及是擇仁言山寨首領韋忠佺宋用臣馮賽皆乞兵渡河赴期相應賽遼州人自軍興即與其徒保聚山谷數與金人戰乃以忠佺為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使司都統制兼知太原府用臣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使司都統制兼知太原府用臣賽並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制置使司同都統制用臣知平陽府賽知隆德府加興節制應援河東北軍馬使仍許擇仁帶見兵萬人以行俟過大河許以便宜從事詔命下擇仁兵已潰矣趙甡之遺史載此事於紹興元年八月己卯今從日歷

兩浙轉運司以米萬斛輸楚州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
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慮州郡經費有
缺必致橫歛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歛及贓吏害民最宜
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
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中興聖政臣留
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為民之賊
也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贓吏一切棄市藝祖豈好
刑人者哉誠以不如是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
況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

黷之吏乃敢剥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贓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勸其真得藝祖太上皇之心歟

樞密院言往歲金人自蘄黃渡江令防秋是時乞令舒蘄鎮撫使李成光黃鎮撫使吳翊捍禦上流毋令敵騎深入時光州統制官武功大夫劉紹先引所部去翊以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其城東下道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軍中朝廷遂以成為舒蘄光黃四州鎮撫使吳翊棄光州不知在何月日成兼四州不見於史但紹興元年五月三日有旨罷成舒蘄光黃四州鎮撫使故於此併書之紹先至九江

守臣姚舜明留之奏以為本州兵馬副鈐轄就統其軍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
州觀察使初有詔閤勍便宜加借官職之人皆罷而立
奏諸軍血戰解圍至今猶未推賞若復追奪何以示信
朝廷以立忠義素著故申命之先是議者以金人尚留
淮東恐其侵軼欲復為海道之行范宗尹獨以為危事
不可再蹈若頻年海道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乃詔浙
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兵防江仍會合淮南諸鎮併力

邀擊立私謂寮屬曰今敵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事取京東已陷沒諸郡窒敵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觧甲相迎是時張榮在鹽城縣秉亂鴟張立親擊破之併足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寳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歸而昌已傅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屢出兵破敵敵圍之

戊子以魔賊平德音釋饒信二州徒以下囚　河東忠

義統制盧師廸韓進皆渡河見翟興計事詔並以為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師廸知澤州進知懷州　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滕康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珏並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康永州珏衡州居住坐失豫章為言者所劾也於是其屬官汪若海何大圭並除名嶺南編管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

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蘭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弱人心易揺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上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為養寇自討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

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御自海道迎至温州奉安　自分権貨務場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是日詔廢越州場務量留監官一員打套出賣乳香而已

辛卯給事中富直柔為御史中丞　廣西轉運司請罷催税户長而依熈寧法村疃三十户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從之仍推行於諸路日歴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部狀修入熊克小歴載此事於今年四月壬辰當考

中大夫馮澥復端明殿學士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以澥自言邦昌僭偽已在城外不與始謀又不汚其偽命也　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惡之范宗尹請出永思上曰未可罷祿以困苦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名張婋好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壬辰故朝散郎毛注追復左諫議大夫注江山人大觀

間為御史屢劾蔡京後以不言張商英廢斥至是復之

盜楊隆與其徒百餘人入梅州焚州治執守臣通直郎沈同之至城北殺之掠城中而去此以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梅州為都頭李乙乞酬賞狀增入他書並無之

癸巳詔戶部計會內東門司日下進絹五千匹言者論仁宗皇帝於太平富盛之時猶節損冗費罷去無名況今日艱危空乏之際乎願陛下取憲仁祖用度好賜更加節約凡不得已而錫予者但降賜目付之有司則疑

謗自銷而户部經費亦可少紓矣詔俟內藏庫有絹日撥還此恐即胡交修所言當考　建州民范汝為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為事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鬭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儒林郎江鈿建陽人老矣郡守謂鈿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死于獄其徒無所歸往依汝為一日汝為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七月　建陽令王昌甌寧令黄邦光不能討時方艱食饑民從之者甚衆守臣朝奉大夫韓琨

遣州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言者乞委官節制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熊克小歷稱詔帥臣徽猷閣待制程邁遣兵討之按邁除待制指揮今年五月壬寅已不施行克所云恐誤

甲午中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韓渫為其父故觀文殿大學士忠彥請謚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謚文定忠彥琦長子建中初左僕射黨籍執政第十人濟州安置定謚在紹興元年四月癸丑賜碑在建炎四年九月辛未今併書之

起居郎洪擬試中書舍人詔

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神武副軍統制陳思恭將所部屯明州以防海道　兩浙安撫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援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按宋史繫乙未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丙申以直徽猷閣方孟卿知建州

丁酉詔起左藏庫紬絹並赴溫明州寄樁以將避敵也此以紹興四年十月二日户部劄子修入

戊戌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桑仲為襄陽

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初仲既逐程千秋事見去年十一月丁未即據襄鄧隨郢數州有衆十餘萬久之其軍食絶乃以人為糧至是宰相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命之時朝廷未知仲階官乃權給敕仍令仲自陳所領官職而後賜告焉熊克小歷載仲除鄧隨郢三州鎮撫使於紹興元年二月末注云朱勝非閑居録云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為患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令據汪藻外制乃鄧隨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詞按日歷仲除命在今年八月戊戌仍云兼知襄陽府克所云悞也均房乃王彥所領仲不兼此二州

勝非亦惧其後仲死朝廷乃以襄郢鄧隨四州分為三鎮以授李横李道既而本鎮參謀官趙去疾等奏四郡不可分乃復合為一鎮日歷載其事甚詳不知克何以鹵莽如此趙甡之遺史載仲為鎮撫使在明年二月葢記其受命之時克於此始書之又誤矣

初上召宣教郎致仕周虎臣道梗不即赴及是至行在會舒蘄鎮撫使李成且叛大臣議擇可使成者虎臣請行上召對以為太常博士是日遣虎臣持撫諭敕書及戰袍金束帶往賜成受之時寇盜縱横成欲據一方以觀天下之變遂徑犯江西

初朝奉大夫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李棫與帥

臣許中不和因互訟其過會有旨減罷提舉官以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棫始受命既而中論棫不已詔停棫官即欽州効治提舉司減罷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司幹辦任彥輝兼提舉峒丁乞支公使錢亦不云何日降旨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貢士李漢狀叔棫於建炎四年八月內已遵依聖旨減罷訖則是命受在此月也棫停官在今年十一月丁卯而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年閏四月御史臺看詳狀修入昌澧鎮撫使程昌寓既受命傳檄二州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聞之自鼎州渡江入益陽縣守臣向子諲在衡永間未至宣撫處置司參議

官王以寧率所部拒之為所敗以寧遁去彦舟遂入潭州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其軍中即以便宜檄彦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彦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移治攸縣彦舟遂立賞以搜捉郡官時儒林郎張掞者在潭州乃以掞權本州通判兼權州事昌寓披荆棘立軍府屢與賊接戰其御下甚嚴有不用命者必誅之賊不敢犯孔彦舟去昌入潭史無月日熊克小歴係之四月末按紹興元年正月韓璜奏狀云去年秋冬閒王以寧提兵在州孔彦舟全軍入境則必非四月也趙甡之遺史載於八月末庶幾近之日歴彦

舟十一月己酉除湖南副總管己酉初十日去此兩月餘當是朝廷方聞此事今從遺史彥舟之在鼎也移檄本路提舉官曾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懼請予之以紓禍幾拒之不與既而昌寓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楙弟也　金人侵犯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　盜張琪聚衆屯舒城縣李成在頭子山遣人督其芻粟琪懼移屯廬江縣至是又移屯襄安鎮

金左監軍昌招撫遷水寨趙瓊降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羅索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達蘭原書作撻懶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九月庚子朔滁濠鎮撫使劉綱言本軍闕食事屬危急詔建康府賜米二千斛仍毋得渡江時綱已率所部自采石濟江屯於溧陽其徒乏食往往抄掠以自給

辛丑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

人分屯建康等處内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燕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祗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為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强乃可彈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

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𤫩所部前軍及諸將巨師古顔孝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冦邵青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十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賻浩將行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為避敵之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

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摇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盖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陛下斷而必行故至

令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幾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閤門宣贊舍人秦鳳路兵馬鈐轄陳思恭知階州兼沿邊安撫使充神武後軍統制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薛慶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見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綱以所部渡

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作過金人見留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光世以所停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此據光世奏云得九月八日申到在此後五日不知以何日斬鎮也

癸卯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入泰州

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年五十二　滁濠鎮撫使劉綱在建康論者喧言綱且反綱束身赴行在自明會呂頤浩亦乞綱自隷范宗尹奏令綱以萬人聽頤

浩節制上曰朝廷始行藩鎮當令遵稟號令唐室之衰不以他事秖是藩鎮跋扈爾既而言者請遣綱還鎮設逗遛不行則置之典刑乃詔𩔖浩俟過防秋遣發自今諸鎮撫使毋得擅離本鎮綱又言世居泗州所領之衆類多士人今泗州隸趙立而令綱以所部歸濠滁則人各思歸勢必離散詔招信縣特割隸濠州詔𩔖浩遣發在是月戊申招信隸濠州在是月丙午　右文殿修撰李光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成忠郎閤門祗候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為

承務郎權通判軍事先是延世攝軍事守城有功江西福建諸司上其事從衛三省樞密院為之易文資延世審於朝因有是命延世守城事見去年十一月甲戌趙甡之遺史稱以延世為通直郎賜五品服蓋誤今從日歷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金兵渡淮時左監軍完顔昌兵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將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奮二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

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彦貶秩三等坐敵至乞致仕為殿中侍御史張延壽所劾也於是侍從郎官已下自洪州遁去者皆降一官

丙午嵩嵐軍人王師昊伏闕上書乞見上謂輔臣曰朕於檢鼓院進狀日加省閱是須伏闕何邪靖康間士庶伏闕至於進退大臣所謂倒持太阿此風不可長遂下

越州獄既而師昊坐恠妄惑衆送隣州編管上謂范宗尹曰朕大開言路言有可採至命以官言或不當雖斥朕躬亦不加罪至於狂誕不免畧須禁止卿等宜以此意諭士民師昊行遣在是月戊午

戊申言者請將從衛三省樞密院自離建康以至章貢凡所行事無問大小悉詔都司檢正再行看詳有踰格法一切改正外其間有委實立功之人與從權拓安之事所當激賞而不可已者令具因依取旨别行旌寵從

之

是日劉豫僭位於北京初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王之道書稱金立劉豫青歲幣三百六十萬緡他書皆無此疑非其實大赦偽境赦文畧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偽齊錄僭位赦文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遠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壟畝彌望而荊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差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

顧朕何人誤成此位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屢乞退閑竟無成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碁年蔑著錙銖之効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効而歸敢有懷它之望顧冊之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迫軍民不容乎逭逃至於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于己私則吉凶宜同于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授冊儀尚循墻而欲避勉膺位號若負剌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于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于餘風詿誤多罹于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按方圖自効而歸下原本脫三

句今據北盟會編補入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宣奉大夫張孝純爲尚書左丞相朝議大夫李孝揚權尚書左丞朝散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右丞孝揚已見元年十一月戊子東初見二年正月庚子豫子麟爲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時金以前知越州李鄴知和州李儔顯謨閣直學士鄭億年臣豫豫以儔爲監察御史億年爲工部侍郎初孝純在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將避暑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誒秋當還公鄉里又顧留守高慶

裔曰如有人負張公錢物當督還之蓋宗維與豫密約已定人莫知也至是宗維遣人送孝純歸祈請使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以詩送之孝純將渡河欲自濟南歸滕縣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其得回檄公可歸矣既行則孝純兄弟諸姪競遠迓之至汶上豫已僭立遽宣麻拜偽相孝純暱於親愛懼於還金遂喪晚節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陞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以其弟益

為北京留守豫自以生景州中興姓氏録先是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命開河于新邑斷其王氣其後張邦昌與劉豫僭位皆阜城人也按邦昌乃永静軍東光縣人與此所云不同當考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勲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奉議郎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獻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為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長孺不從

而止初敵騎之南牧也士大夫皆避地朝奉郎趙俊獨不肯避曰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豫以俊為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强凡家書文字不用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是時本朝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知承務郎閭琦匿不以聞為人所告豫杖之死承直郎姚邦基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長孺耀州人俊宋城人邦基蜀人也

庚戌三省言去歲出師以京西盜賊充斥及湖南北分治軍器揀選將士故許逐路並聽宣撫司節制令本司於秦州駐劄道里遥遠緩急恐失機會合依分鎮指揮從之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之西行也得旨便宜黜陟既而浚遣主管機宜文字傅雱使湖南參議官李允文使湖北亦以便宜付之由是二人得以自恣至是宰相范宗尹言宣撫司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事自合申聽本司詔禁止違者重寘典憲　詔官秦覯子孫一人覯

官止宣德郎以元祐黨人特有是命　統制官薛成有衆二千屯婺州詔以其兵隸神武左軍　吉州司法參軍林大任請以官易僧許之此據會要修入

辛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東京提舉龍德宫王球除名勒停送大理寺劾治球初見元年六月丁亥球既渡江所盜上皇寶器服玩事露上見之慼愴流涕欲遂戮之大理卿王衣啟于上曰球誠可殺但儻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為金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乃宥之方勺泊宅編云王球為龍德宫提舉官眷遇特

厚丁未春淵聖皇帝已幸青城上皇密遣球裒宮中器用得萬金鎔為二百鋌藏廢井中甃之以石謂球異時國有艱窘自發之上狩淮南球進之有旨輸行在方具舟會宮中舊卒有知其端者恐球潛載以遁詣開封府陳告尹欣然名球諭以兵須正急此機不可失球度力不能奪因盡橐致持符歸報朝廷初不加譴其後范丞相當國疑球與尹乾沒下大理勒治球竟廢死按上在淮向京尹乃宗澤杜充球既得符而歸則後來何以坐罪王明清録云籍球家得寶玩及古玉印數十衣嘗募其丈據此則球所坐乃竊寶玉非盜庫金兼此獄本衣所鞫明清衣從子宜得其詳方匀傳聞之詞未必實也今不取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請堂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

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効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按八月壬申方降旨非堂闕並還部今甫踰月不知何以復有此請也當考

甲寅賜御史臺主簿韓璜進士出身璜宗武子也宗武故相續子元符末秘書丞當知上蔡縣富直柔薦璜于上將用為言官故策試中書而有是命

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贓貪頗衆欲望應官員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贓吏既去民

皆樂生從之此以紹興五年四月三日刑部狀修入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以范宗尹言兩省所行文字並是已經看詳勘當成熟事件其檢正二員乃成虛設故也紹興四年三月丙午復置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蘇遲直龍圖閣知泉州　顯謨閣待制知洪州高衛為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兼本路安撫使令直秘閣知鄂州李允文依舊還宣撫處置使司供職時張浚闢朱勝非宣撫湖北乞罷允文還司而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亦疏

允文妄作生事以白御史臺中丞富直柔等言於朝故有是命允文不受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尚書禮部員外郎劉棐為起居郎吏部員外郎趙子晝為左司員外郎侯延慶為右司員外郎朝請郎趙子恭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棐宋城人子晝燕懿王後渤海公世禕孫與子泰皆士㒟所薦也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固惟固生宣城公從審從審生世禕世禕生令簽令簽生子晝

朝散大夫毛隨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隨江山人

以薦得召見隨言今冬歲躔于斗牛吳越之會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金必不南渡然禦敵上策莫先自治願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為輕重以繫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乃有是命　是日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怨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砲

碎其首趙甡之遺史云砲中立股骨折而死今從王銍所作立傳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終而絶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戊午詔舒蘄光黄鎮撫使李成具析擅舉兵渡江因依申尚書省成既叛命遣其副都統武畧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進自黄州渡江由大冶縣犯興國軍守臣朝請

郎李宜不能拒趙甡之遺史作李儀按日歷宜以紹興元年五月庚子坐容縱賊兵安泊罷去蓋此宜字開門納之進入城不殺掠如官軍焉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聞成叛乃奏鄂州李允文擅截成綱舟故有是命仍令鄂州日下發還時降授承議郎新知巴州馮檝在岳陽守臣袁植令檝草書遺成說以忠義成不聽按宋史繫丁巳日

成賊趙延壽號趙不忙延壽紹興元年五月就招自稱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不知是正官否以衆犯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誘之入城與語將官辛選欲執之規不可曰今即失信後可必其

無冦乎時撫諭使馮康國在徳安將發規諭延壽俾就招延壽詐諾規識其意明日餞康國於城南延福寺會未集規遽興僧舍衆莫測俄報延壽刼延福寺規即入城守延壽乃退

已未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時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奉物計直供支潘賢

妃勘請已不給上曰將帥朕所委用當厚邺其家可特予之餘人毋得援例熊克小歷世忠妻夫人未支積俸詔以隆祐太后殿下供物給之他不得援例既而賢妃位亦乞勘請不允克所書差互盖三省所奏以為隆祐所積供奉物當支賢妃既不勘請則梁氏不應陳乞克乃誤以為以隆祐殿物賜世忠妻也隆祐供奉物八月戊戌御藥院奏令供納本色真珠物帛等並定價錢於左藏庫供支依奏此事見日歷克實差互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集英殿修撰王倚知利州直徽猷閣劉民瞻朝議大夫井度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朝議大夫新知夔州蘇覺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民瞻長社人度亮采子也亮采

淮寧人元祐殿中侍御史

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衆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為彥部曲以書請曰仲於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寮佐曰吾知仲之為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鬬然勇而無謀決為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立鏖戰不勝馬陷淖其子瑋馳過立呼之瑋不應而去立罵賊不絶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纔二千糧且不繼或請少避

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為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彥執旗大呼麾士士殊死鬬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闢在房州與仲遥為聲援至是彥遣人招闢闢遂降彥欲造其營衆不可彥曰我以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與其黨皆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為左武大夫闢後腰斬於興元府日歷九月二十九日

張浚奏王彦破賊桑仲招撫王闢了當特轉行左武大夫詔依已行事理疑是本司出宣劄之日未必此日降旨也當考

庚申詔起居郎劉棐以秘閣修撰出守以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其宿負也

辛酉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長軍為縣隷楊州盱眙軍為縣隷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　御史臺主簿韓璜守監察御史　廸功郎新

徽州州學教授王居正入對居正江都人季陵為中書舍人嘗舉自代范宗尹又薦之得名見居正上仁祖十事參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論著上甚喜以居正為承奉郎尋除太常博士居正除博士日歷不書本寺題名在今年十月今併附此是日神武副軍統制官李捧統領官王民以所部合三千人與建賊范汝為戰為所敗官軍皆潰捧等遁去與其軍相失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

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為都司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其人為其官趙鼎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上曰然　起復直龍圖閣新知興元府張上行移知泰州上行未至興元道病卒　偽齊劉豫下詔求直言偽齊録九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慶顧以無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吏兾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

無隱庶補昧陋其圖永濟

癸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於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會上亦以敵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畧使吴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畧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名㑹河經畧使劉錫秦鳳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

七萬以錫爲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錢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貸民賦事據王之望西事記他書皆無之之望嘗總蜀賦所云必有據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聞之急調完顏宗弼自京西入關與羅索會官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羅索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羅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我軍曰人雖多辟壘不同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

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浚以羅索為怯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羅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相連不絕錫合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

端旗以懼敵羅索曰彼紿我也是日也羅索選三千騎蓐食令珠赫貝勒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錡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晳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晳旗牌未及卷衆呼曰環慶趙經畧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張浚行狀云金尼瑪哈益兵二萬聲言取環慶公遂決策問罪敵大恐急調大帥尼瑪哈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陜右以九月二十間與尼瑪哈等會接張

漼節要諸書尼瑪哈時在雲中未甞親入闕行狀誤以羅索為尼瑪哈也熊克小歷云右監軍烏珠與羅索同行亦誤烏珠紹興二年春末始除右監軍克不詳考耳趙甡之遺史敘此事云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是時浚止在邠州甡之亦誤今並不取

自渡江以來除拜臺省等職事官率受堂帖即視事論者以為如此則比及給舍封駮朝廷用人之失已形而士大夫進退亦且失據望俟其受告乃許涖事甲子從之此似劉棐俟延慶事紹興元年九月壬寅右諫議大夫曾統建請同此

乙丑建言者論昨劉光世等衙到降羌分隸五軍出入

自如更無疑阻竊惟推赤心置其腹中固陛下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所降单寡若不足慮或來者稍衆猝有不虞之變一夫奮臂可為寒心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為戒也欲望睿慈更與執政大臣熟議別有以處之詔令諸軍常切覺察

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光世麾下有言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其意遂

緩簽書樞密院事趙鼎聞之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共饗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賊勢留無窮之患上聞之曰諭諸將當如此 是日趙延壽焚郢州按宋史繫戊辰日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破之初趙立之入城也有徐州軍民老弱僅數千而勝兵居半又有楚州將兵二千四縣民兵約五千共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

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有危茨蘆根男女無貴賤斸之後為水所没城中絶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州將士殘暴席勢凌楚軍二州衆不相能立砦彈壓使各効其所長無敢校私隙其後忿鬩日聞敵諜知之然猶深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怠徐人多潰圍而去敵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乃陷始立走人詣朝廷告急上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督淮南諸鎮往援之東海李彦先首以兵至淮河扼

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前軍將王德至承州其下不用命維揚郭仲威挾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屯三墪僅能為援而亦衆寡不敵敵知外援絶攻圍益急立家屬先死於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得女子習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陷俱没立為人木彊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冑先登有退却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捽而

斬之衆畏服亦樂為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必當備巷戰及城陷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奪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犯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如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皆為敵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鋭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完顏宗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敵師亦

困奬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廵許逺不能過云趙甡之遺史立以巳未之日死城以甲子之日䧟今從王銍所作立傳及日歴附傳甡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歳男子方總角或遭拘掠或被殺害皆盡與附傳所云不同今從附傳日歴亦有立親妹乞存卹狀當是已歸人而同入楚州也 內侍武功大夫蘇淵夜殺一妻二妾既而自裁上疑其二子預知下越州獄窮治既而憐其家無主亟諭大臣釋之

是月顯謨閣待制知筠州商守拙卒 初海州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在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流嶺南

道為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中世忠之潰於沭陽也彥先入海聚衆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累官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為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受圍彥先以舟師策應趙立與之刺臂為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於金人不得去金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乗舟下碇石急收不應敵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後渡海至秀州之金山遂受呂頤浩節制趙甡之遺

史云進彦渡江至平江之許浦遂受劉光世招安按日
歷紹興元年三月一日樞密院勘會李進彦人船已到
秀州此云許
浦恐小誤
蘄黄都廵檢使韓世清既至黟縣上命
以所部屯池州世清有衆萬餘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
官劉洪道以軍儲不給令世清移宣州屯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珠赫貝勒 原書作折合孛堇誤今改正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羅索 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哲于邠州哲之誅史及諸書不載日歷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節郎趙甡進狀父哲建炎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使於當年十月一日宣撫張浚抉私輙從軍法身死故繫於此日遂責本司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熈河路經略安撫使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錫之貶不見本月日按明年二月五

日上諭大臣誥已云浚重譴錫則其得罪必在此時故并附此俟考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晢斬之晢不肯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撾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黄榜放諸軍罪晢已死諸將帥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陜西人情大震朱勝非秀水閑

居録云張浚出使陜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恣陜服之用兵凡三十萬

衆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發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陜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龜鑑曰富平一戰偶為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陜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衰漢令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壓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

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胡唐老秦守禦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臣留正等曰曾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功而奏功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有以見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也 朝請郎王宰朝奉郎通判邠州孫恂並直秘閣為陜府西路轉運判官張浚先已用二人至是除職 尚書兵部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貶秩二等康國之撫諭荆湖也上方在道塗不暇降詔康國既去自以意為之言

者劾其擅造制書故黜日歷建炎四年三月辛亥詔曰朕以彊敵侵犯越在海邦自惟艱虞寡昧所致禍及黎庶痛在朕躬尚賴遠方官吏軍民共恤國難勿替忠義保我家邦無或乘時自貽厥罪賞罰具在朕不汝忘今遣兵部員外郎馮康國往數朕意咨爾衆庶宜體至懷按此詔書其詞簡率不類汪藻文字疑即康國所作也

辛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言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使民何所適從張守曰昨已降旨令沿江儲偫趙鼎曰有司之事如此無害亦足以張虛聲

矣　詔朝請郎知分寧縣陳敏識與沿江知州差遣時李成方擾江西諸郡遂以敏識知南康軍敏識不赴

是日秦檜自楚州孫村歸於漣水軍丁禩水寨初金人以檜請存趙氏執還燕山既而從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遣金書請和也檜與聞之事見二年六月逮二帝東徙韓州金主晟高其節以賜左監軍昌為任用任用者猶執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欲因是南歸而其妻王氏在燕懼不得去乃陽與檜爭昌妻問之以告

由是得與王氏俱行昌至淮陰以檜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及楚城垂破檜慮為敵所用乃薦陳邦光李儔可以任使檜嘗以舟人孫靜可任遂與密謀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陽軍錢糧為名與王氏及臧獲硯童興兒御史臺街司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入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為衹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知水寨尚為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鄉民不曉其說且謂所獲姦細稍陵

辱之檜曰此中有士人否當知我姓名時王安道者為酒壚衆呼示之安道佯為識檜長揖之曰中丞良苦衆信之乃不殺翌旦謁祺於軍中其下諸將招與飲有副將劉靖者欲殺檜而取其貲檜知而責之靖不得發檜遂泛海赴行在此以趙甡之遺史及檜北征紀實參修甡之遺史云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遣尼瑪哈拘執北去幷妻王氏同行隨行者有小奴硯童小婢興兒御史臺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金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達蘭為任用任用者執事也達蘭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官遷徙之人各逐便硯童興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約同死生遂不相離金人欲用達蘭提兵而南也命檜

以任用偕行檜密與妻王氏為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故為喧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財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乃棄我于途中耶喧爭不息達蘭之居與檜之居鄰比聲相聞達蘭之妻一車婆聞之詰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帝為監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達蘭達蘭遂令王氏同行檜為隨軍轉運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寨金人爭趨入楚州檜密約孫靜于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王氏硯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令靜掛席而去泰檜北征記實云寨中日夜經營無以為計欲宿留以俟後便恐或遍招楚城又恐城破被用乃薦陳邦光李儔蔡敦禮葉以為可以任使又為言楚州褊小不足深討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夜欲因衆競利之時奔馬而還而金人已先

潛伏以備城中通人明日見諸刻木以謂旦夕挈入城中乃定計登舟遣介再訪操舟輩兩日不可得前後見前所共議者引至幕中結約相定遂欲椎牛相勞而談復再變矣度非此時他日未有方便急約雲中所還往者張炳郎中其人醫多效往在軍中相識遂託以尋覓水手求取篙檝為刺舟之計適會張亦欲往遂定計於食頃之間躬謁舟人責以負約仍許重賄可否決在今夕以死斷之議遂堅決無疑矣是夜登舟行六十里來日宿丁家寨南次日至下寨具狀謁統制公彼猶未信再宿引至中寨會統制丁禩抱疾其次諸將見約同飲有副將劉靖者宿議相圖以取囊橐偶先聞之乃於席半指劉斥其陰計劉自知計已發露不復有言曉乃親詣丁禩帳中乘醉欲卧以示無疑而丁不果納遂還舟中會天寧節近乃約諸將至僧舍祝延示以禮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秦檜隨敵北去為大帥達蘭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壻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

金為取千緡贐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皆故人知其非逃歸也林泉野記云檜在金為徽宗作書上尼瑪哈以結和議尼瑪哈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檜至漣水軍賊丁禩寨諸將多曰兩軍相拒豈全家厚載造朝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誅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曰此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軍誅矣宜送之朝禩乃命安道由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為便光世送之朝士民聞檜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檜泛海至楚州守臣楊揆疑其偽即欲斬之具館客管當可者曰萬一果然朝廷知之非便不若津遣赴行在則真偽自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送至行在檜既貴揆屏居台州不敢出者二十年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洪适撰其父皓行述曰金圍楚州不下時秦留尼瑪哈所使之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

軍知狀先君與秦檜語及金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聲秦色變而罷按秦檜得歸此事體不小而諸書所記參差不齊王明清餘話所云尤為謬誤按史楊揆以紹興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檜未嘗至山陽日歴中亦不見管當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據也迺以為檜留尼瑪哈所草檄諭降時尼瑪哈在雲中何由使草檄或即達蘭使之檜以為丁祺拒已不見若爾檜專國時祺必廢死矣而擅朝之初即薦知漣水軍後用為府幹辦積官遂郡觀察使權震一時不知但感其不殺之恩或又有曲折而收之以滅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如張邵所奏謂檜自中京間行南歸則無是理檜與何㮚孫傅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而踰河越海並無譏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金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

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盖被執而訓童讀而檜自叙乃云劉靖欲殺己以圖其橐橐既有橐橐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為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金庭嘗倡和議而達蘭縱之使歸邪今亦未敢臆決故悉附見下方餘見十一月丙午

壬申降授文州團練使神武前軍統制王𤫊復温州觀察使

癸酉命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鄭士彦奉太廟神主如温州月朔五饗權用酒脯行禮　執政進呈諫官論䟽上覽之甚悦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

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官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鄭大年復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大年自言非苗劉薦引無辜被罪詔御史臺鞫實而有是命

丙子中大夫余深乞以郊恩奏薦著令應責降而官品當奏者取裁范宗尹曰深蔡京死黨助京為惡遂至宰相中雖責降因渡江赦宥復還鄉里已為幸免今乞奏

薦誠為僥冒上曰可勿令蔭補上因謂宗尹曰比閲王球家所收上皇書畫有御製鵜鴿賦京卞皆作賦題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姦邪宗尹曰紹聖以来賊害忠良皆卞之力也利州觀察使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彦舟為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兼知鼎州召澧鼎鎮撫使程昌寓赴行在朝廷聞彦舟引兵至益陽縣故改命之時彦舟已據長沙而行在未知也十一月己酉改命

初命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入奏止許以一卒自隨丁丑入內東頭供奉官秦鳳經畧司走馬承受公事胡師回奏道路梗澁乞增為六十人詔許四十人其後五路陷沒遂不復置（光堯會要云諸路走馬承受廢罷年月闕按建炎末五路既陷遂不復置若內批則紹興初猶有之非專有旨廢罷史臣未深考也）

戊寅遣監察御史韓璜往湖南劾鍾相時程昌寓奏相事與傅雱不同朝廷以真偽未明故命璜往劾治會相已為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所戮璜乃還（趙甡之遺史孔彥舟得鍾相乃

造法物儀仗欲張大其功乃觧赴朝廷至攸縣遇曾龍圖殺相所造法物亦散失以史考之此時攸縣無曾龍圖日歴十二月丁酉都省契勘湖南安撫司已將鍾相等勘見本情依法處斷訖其韓璜不須前去奉聖旨令韓璜回行在此時向子諲以直龍圖閣帥湖南寓治攸縣殺相者即向子諲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錢十日自是雨雪亦如之　是日馬進犯江州守臣直秘閣姚舜明兵馬鈐轄劉紹先率衆拒之進初過瑞昌知縣事張德林權主簿王隲不能拒斂民間金帛羊酒率吏民迎進入縣且供其錢糧進乃去遂圍江州以其徒吳駢知瑞昌縣

庚辰使臣王鈴男用其父隨龍恩例乞差遣上曰與一差遣即可鈴已死恩例不可得也崇寧以來隨龍恩例太學朕即位之初惟潛藩舊人量予推恩元帥府官吏亦未嘗霑及黄潛善耿延禧高世則輩屢以為言朕嘗謂潛善曰此例一開他時人人援引卿亦不能裁制矣其事遂已　初滁濠鎮撫使劉綱屯建康府而其下張愿等三百人為變焚府東門之弔橋是日掠句容縣通直郎知縣事董苹率射士民兵擊去之久之進苹一官

〔此以紹興三年十一月甲寅江東提刑司為革乞遷官功狀修入〕

辛巳金紫光祿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王革以覃恩乞進秩吏部言非宰相不除特進今王革即不曾任宰相詔令依條回授　詔楊勍一行令往江州屯駐勍在汀州乞降故有是命仍令所過濟其糧食其徒皆官之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郭思致仕思河陽人父熙為翰林院待詔以畫山水名思登進士第宣和中歷帥三路至是渡江而卒〔王明清揮麈前錄云思仕至龍圖閣直學士蓋誤〕

壬午遣內侍李肖往桂陽監尋訪新除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之任賜本路上供經制等錢三十萬緡米十五萬斛銀帛五千匹兩甲五百副度牒五百道為軍中之費仍命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以所統軍隸之然自度牒外錢米銀帛衣甲之類皆取於本路諸司諸州徒得其名而已

癸未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朕盤飧閤內侍云一兎至直五六千鵪鶉

亦三四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鵪兎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　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將之鎮而為馬進所壅未得前是日頤浩始領使事於饒州境上

甲申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猝至勢難支梧又出沒示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此可慮者三也冐涉洪濤敵衆萬病乗其未定易以進

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廵尉及民社分地防扼大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　右正言吳表臣乞趣劉光世解圍楚州表臣言楚州實淮南控扼之地趙立乃陛下封疆之臣萬一不利可為寒心望詔光世等以山陽不利則淮浙之憂未艾宜速進援上覽奏謂輔臣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可趣光

世躬親渡江庶幾鼓率諸鎮時上以金書疾置趣光世會兵者五而光世不行於是城陷且再旬而朝廷猶未知也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彦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夤緣請託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

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

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丙戌樞密院言探報金人已破楚州未知所向又建康

府申有人侵犯六合縣界未知姓名詔臨安府湖州措

置隄備仍遣信實人往廣德軍建康府體探金人動息

并人馬實數以聞

丁亥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綦崈禮充徽猷閣

直學士知漳州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光世等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卹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上批語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為報

己丑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按宋史繫丁亥日回以時方用兵請所賜衣帶等並

減半許之時金人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後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

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之言是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以趙鼎范宗尹事實參修熊克小歷繫之九月乙丑按此論當在閏山陽既失之後恐不在九月閏兼李回是時亦未再入密院無緣與此議論今移附此庶不牴牾

庚寅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陜鋭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耗中外人情不勝顒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為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深敵情叵測在浚

臣子之心亦豈遑居若恬然不恤君父之急於義如何欲望更遣使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来應援無使後時若强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廹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於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經畧使浚退保秦州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恂陰圖諸將恂遂以敗軍斬統

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洧與諸將列告于庭恂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洧環州屬户其族甚大聞此語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李彦琪以涇原兵救環州洧附于夏國浚又遣涇原經畧使劉錡追之錡留統制官張中彦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心腹素輕錡又知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彦琪捍洧親率精鋭赴渭

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淯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欵彬原州人也五路之陷史紀不書今以諸家雜記參考修入楊氏聖政編年慕容洧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金自鳳翔犯涇原劉錡適去統制官張中孚中彥降李彥琪懼遁歸古原州中彥等引金人劫降之劉錡至花石峽趙彬劫其軍與金帛降敵熊克小歷孫恂斬喬澤張忠時慕容洧守慶陽懼將及已遂首以城叛進攻環州張浚檄劉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金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陽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淯親率精銳還而渭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弟統領官中彥送欵降敵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中孚等又引金人劫降之錡至花

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刼其軍與金帛降敵二書所載畧同然以趙姓之遺史考之當洧及中彥繼叛時金人猶未大入也姓之以為張中彥趙彬同謀逐錡此為得之二書所云差畧又按常同劾劉子羽疏孫恂斬二將洧實告于庭而克謂洧守慶陽當考趙彬者本文士據紹興九年彬待罪狀自云當平失律時係涇原幕官克以為統制亦誤

遣朝散郎謝嚮措置福建兵民寨柵時范汝為盜熾官軍多失利故命嚮持金字牌往招之

詔故特進李邦彥贈觀文殿大學士令桂州量給葬事范宗尹之庭對也考官陸德先等言其立異邦彥為詳定官取首寘乙科故宗尹德之後謚和文日曆勘會李邦彥已復特進按今年

七月乙丑邦彦復銀青光祿大夫不知何時再復也

辛卯故責授單州別駕耿南仲追復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令梧州量給葬事范宗尹為南仲所知因盡復其官職論者咎之日歷令年七月乙丑有旨耿南仲復元官不知此時何以又云追復或是前此嘗有論列追寢諸書不見當考

虔州進士李敦仁少無賴其父嘗言先世冢地風水殊勝四十年後當有出侯王者敦仁喜由是遂以襲逐楊勍為名欲聚兵數萬人據江南福建三路此據紹興元年九月戊戌大理寺所劾李敦仁款狀其後就招為承節郎隸

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軍中使喚既而山遣敦仁往虔化捕盜敦仁因與其弟世雄聚衆於羅源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彦會兵討之事聞在十二月癸未

癸巳進士高世轟特授右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世榮時僞福國長公主當下降選於戚里而得之世榮士曈從孫也父公繪以敦武郎監湖州都酒務翌日上召對而命之仍賜襲衣金帶鞍馬如故事按公繪宣仁從姪不可以

故朝請郎黄宰贈直秘閣宰崇寧末應詔與世則之父同名上書流徙海島故録之

甲午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為江州路副都總管以所部屯江州　是日偽齊劉豫遣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冊其母令人為皇太后立其妾錢氏為皇后錢氏本宣政閒宫人出為民婢入豫家有寵託言吳越王後而立之

乙未朝奉大夫知漳州向子諲復直龍圖閣令樞密院

遣使臣往湖南廣西以來尋訪催促之任仍令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以所部兵付子謜訖赴行在時以寧已為孔彦舟所逐矣

丙申馬進急攻江州奪門併入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捷而攻城愈急守臣姚舜明乃募廸功郎黄武免觧進士張定之間道齎蠟書赴行在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臣准御筆令督諸鎮速解山陽之圍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朝廷指揮尅期前來則承州之賊

可破楚州之圍可解来機投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臣實不勝憤懣令臣已將沿江應係来路嚴為把守必不使南渡詔光世節制諸鎮戮力保守通泰仍伺便襲敵過淮毋失機會　是日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彦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臣等商量將来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俊留越州相為聲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懐世忠兵少與李成相拒萬一決戰少有敗衂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

忠勇不畏金人敢與之戰使張俊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廵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寇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乗閒深入愈難支梧上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説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丁酉詔為趙立輟二日朝贈立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為立祠名顯忠　知承州王林自興化率餘兵夼通

州

戊戌太常少卿解習為起居郎　新除直龍圖閣知泉州蘇遲為太常少卿尚書吏部負外郎王俣為左司負外郎新除右司負外郎侯延慶為禮部負外郎俣華陽人也先是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延慶而援遲故二人卒改命禮部題名延慶自直秘閣除當考

己亥詔連州編管人林杞許自便初杞以擅殺張政故坐貶至是言者論其功乞酌情減免故有是命紹興二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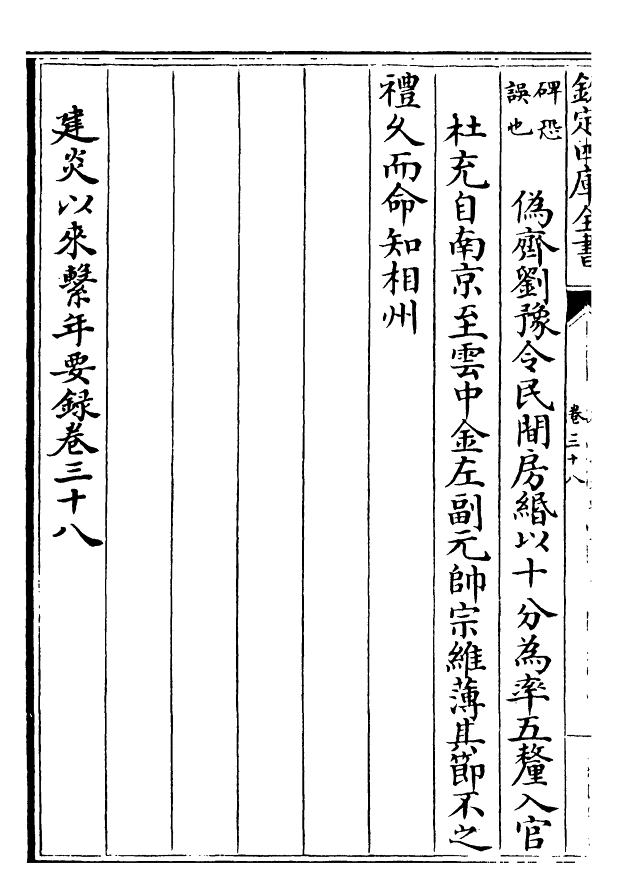
甲申復官

直秘閣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馮長寧以王命阻絕棄城去是月以淮寧附於劉豫此據趙甡之遺史附見偽豫傳亦云建炎四年十一月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與遺史蓋同日歷紹興元年二月癸未蔡州狀契勘馮長寧於去年四月中驅擁老少擅棄府城逃遁南來所經過蔡州民户盡刼奪與此不同蔡州所申當不誤或者長寧以今夏逃去至冬復北奔亦未可知若長寧四月已降則朝廷無緣明年二月尚令赴行在今且從遺史附此更俟詳考

通泰鎮撫使岳飛在泰州持法嚴衆不敢犯前軍統制官傅慶衛州窰户也有勇力善戰飛愛之慶恃其才視

飛為平交飛亦無忤色及飛為鎮撫使待之頗異慶覺之不悅會劉光世遣王德來承州飛命慶以兵會慶與德交馬而語云願事劉公德許之統領官王憲聞其語以告飛憾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將射遠慶獨至百七十步既而飛取上所賜戰袍金帶遺統制官王貴慶醉謂飛曰當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誰慶曰慶在清水亭有功飛大怒焚袍毀帶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斬之河南鎮撫司兵馬鈐轄翟琮率裨將李興渡河敗金

人於陽城縣遂進至絳州之曲垣横山義士史準等以其衆来附興歸以所部屯商州　初王善既降於金人餘黨皆散金人屯於六合縣其餘黨稍集至是推祝友為首寨於滁州之龔家城專殺人以為糧食日歷紹興元年二月丙辰廬壽鎮撫司統制高彦狀彦等元是鎮撫李仲人馮先衆差在六合縣後有先鋒將官祝友恃兇聽譊上下怨懟彦等遂分軍来廣德軍界下寨不知仲即是王善餘黨否且附此當考　盜劉忠據岳州平江縣之白面山山在平江分寧瀏陽三縣之間趙雄撰韓世忠墓碑云劉忠據祁陽白綿山據日歷紹興二年二月己丑黄叔敖所奏乃此面字又不在祁陽



碑恐誤也

僞齊劉豫令民間房緡以十分爲率五釐入官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誤改見卷一

達蘭 原書作撻懶誤改見卷一

錫納 原書作室撚誤今改正